

往事如昨

## 麻雀传奇

潘云强

我童年时住在乡下,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麻雀。

人们很少关注它们。麻雀真正让人头脑中有印象,是1958年。那年,麻雀与苍蝇、老鼠、蚊子一起,被列为“四害”。从此,麻雀的噩梦来了。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:打了“四害”要统一上交给学校,由老师清点数目,交由生产队酌情给予工分奖励。当时父亲给上小学的我做了个打麻雀的木弹弓。我的弹弓技术差,没打下过麻雀,但村里不乏打麻雀的能人。其中有个叫大山的年轻人,每天少说能打下十个八个麻雀,还不包括其他的鸟。苍蝇、蚊子和老鼠,人们都往学校里送,麻雀舍不得。有句俗话说:“宁吃飞禽一两,不吃走兽一斤。”麻雀剖肚洗净,放在灶膛烤熟,那是缺荤少腥年代不可多得的美味。

当然,捉麻雀最管用的方法,还是用筐箩扣。冰天雪地里麻雀觅食困难,此种方式多见于农闲的冬天。首先需把覆盖场院的积雪清扫出一块干净地方,用系了绳子的木棍把筐箩斜支在地上,底下撒点米粒或饭渣。待麻雀进了筐箩,绳子一拉,筐从天而降,麻雀有翅难逃。比起弹弓,此法省时省力,简单实用。麻雀的“四害”地位没维持多久,两年后,先是臭虫,后是蟑螂取代了麻雀在“四害”中的位置,麻雀重新被定义为益鸟。

1971年,我所在部队在临沂驻防。我们的营房位于临沂城西。连队食堂是一个很大的平房。由于在营房内,食堂门平日都四敞大开,晚上也没有关闭窗户的习惯。那年冬天,临沂格外冷。一天早上,全连官兵排队去食堂吃早饭,看见食堂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麻雀尸体,全连官兵被眼前这一幕震撼了。如果作为一个凶案现场来看,用惨烈形容较为恰当:麻雀尸体有的僵直,有的蜷曲,有的俯首,有的侧身,有的甚至好几只摞在一起。再从这些麻雀横七竖八的躺姿及凌乱的羽毛来看,仿佛能感受到它们死前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。据当地村民说,以前也出现过冻死麻雀的事情,但像今年如此多的麻雀集体“慷慨赴死”,还从未见过。

我真正近距离与麻雀接触,是上世纪90年代。那时我住在华茂小区,乡下表哥送给我们一只麻雀。那只麻雀的喙及翅膀与尾羽保持了麻雀本色,其余部分,特别是头与身子都呈黄色。有人说这是一只金麻雀,属国外品种;也有人说就是一只普通麻雀,是基因变异作祟。麻雀虽为家雀,但其气性特大,实难家养。如果将其抓住,一般会不吃不喝,几小时内气绝而亡。但这只麻雀是表哥从鸟窝里掏的幼鸟,相对好养一些。都说遇见是一场缘分。每天我们下班回家开门,会引

得原本安静待在笼里的麻雀,屏住气息,支棱着头,想方设法眼睛瞄向你。当确认是主人时,它会兴奋地在笼内跳来跳去,并不断发出叫声,以示欢迎。此时我们会走过去,故意伸出一根指头,挑逗它。你再看这小家伙,它立刻张开小嘴,头发隆起,浑身毛亦向后炸挈,作怒发冲冠之搏斗状。我们看它如此姿势,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麻雀也被在中学读书的女儿当成了家庭成员,有什么事都愿与麻雀说。有一阶段,她迷上了朗诵。晚上回家大都很忙,妈妈在踩缝纫机,父亲写东西,在如水的夜晚里,只有麻雀蒙眬着“雀目眼”,成了女儿最忠实的听众。只可惜,妻子一次打扫笼舍时,金麻雀为求自由,连闯鸟笼和阳台窗两道关卡,飞走了。

2000年后,我家搬到郊区的一栋新楼。为了养花,对阳台进行了外探,阳台成了麻雀的乐园。在我看来,麻雀的生命也是一段传奇,麻雀虽小,亦有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。有的麻雀性格高雅,它们最爱在雨后光临阳台,舒展身体,梳理羽毛,眺望澄碧如洗的蓝天,享受那份难得的惬意与清爽。也有的麻雀生性活泼,爱凑热闹,它们在阳台上嬉戏打闹,窜来跳去,玩各种高难刺激的炫技,几乎没有一分钟安静的时候。因种种原因失意的鸟儿也不少见,此类鸟儿常于黄昏时飞来,它们左顾右盼,心事重重,小小的身影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孤独而落寞。当然也有成双成对的恋人,连飞翔也在一起缠绵,毫无顾忌地广撒狗粮,鸟语擦出的爱情火花似乎比人类来得纯真而炽烈。

每天清晨,麻雀都要准时来到我家阳台举行晨会,这是它们一天的重头戏。众多麻雀聚在一起,你叫一声,我回一句,纷纷抢着发言,叽叽喳喳个不停。晨会时而短,时而又拖得很长。众麻雀们根本不买会议主持人的账,它们只管自说自话,各唱各调,且在会场内纷飞乱窜,拿纪律当“鸟戏”。议事结束,只要有一只鸟儿异动,其他鸟儿连招呼也不打,顷刻飞得踪影全无。应该讲,在鸟界里,麻雀属于最不起眼的那一品种。乌鸦虽黑且叫声难听,但至少有个块头。与色彩斑斓的孔雀、鹦鹉等鸟儿站在一起,赭泥般的暗淡色彩尽显麻雀的渺小与丑陋。而画眉、百灵歌声婉转动人,麻雀单调的啁啾声听来甚至有些令人絮烦。但妻子喜欢这些小精灵,不嫌它们吵,从不轰赶它们。只要有麻雀在阳台,连开窗都要小心翼翼,生怕惊动它们。麻雀仿佛知道妻子的好心,亦以好心回报:排泄时小屁股一齐滑稽地朝外撅,痛快扇将出来,极少溅落阳台。

尊重所有生命,并赋予它们在地球平等生活的权利,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高境界。

烟台故事

## 许世友来福山“拔钉子”

刘宗俊

1943年,是我党在福山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年,也是对日伪、敌顽斗争同时开展决战的一年,当时的北海军分区、胶东军区、山东军区部队先后进驻福山,剿匪、端据点,将根据地向县城方向大大推进。

日伪在福山推行了“强化治安运动”,把整个福山全县划分为“治安区”“准治安区”“非治安区”,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,妄想巩固、推行、扩大其统治。针对日伪军的疯狂举动,福山县、区机关遵照胶东区党委、北海地委的指示,坚决贯彻“敌进我进”的方针,把中心工作确定为“反封锁”。1943年11月中旬,为配合鲁中、清河地区的反扫荡斗争,胶东军区发动了冬季攻势,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率胶东军区16团挺进福山,对日伪军发动冬季作战攻势,重点是拔除日伪据点。

福山县大队接到上级“配合主力部队作战”的命令后,3个连分别从各自驻地连夜奔赴据点周围准备参战。县长林纯之带领其中的一个连,从牙山地区胡肖家乔出发,连夜急行军30公里,到达狮子山北麓的姜家乔。

旺远山顶上有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四层大炮楼,驻守着伪军一个中队。许世友带领的16团将指挥所设在旺远村南1500米的道平村。按照计划,福山县大队和部分区中队、村民兵主要部署在莱山日伪据点周围,准备打援。1943年12月2日夜,16团首先向旺远据点发起攻击。

16团首先向旺远据点发起强攻,该团的主攻连组织精干的爆破组,迂回到旺远炮楼底下,将50斤重的大炸药包送进炮楼,随着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四层炮楼瞬间被炸毁,侥幸活着的伪军悉数缴械投降。

同夜,16团一部又在福山县大队的配合下攻打马山炮楼。这天太阳落山时分,部队从栖霞的西下芥村集合向北出发,天刚黑下来,部队就开进炮楼底下的周家岈村。入夜,八路军首先展开政治攻势,南面炮楼伪军持观望态度,北边炮楼负隅顽抗。

我方战士在机枪和干柴燃起的烟雾掩护下,逼近炮楼,用炸药炸开炮楼,一个中队的伪军举手投降。

马山东面的寨山据点也驻扎着伪军一个中队,当夜也被16团攻克。马山、寨山炮楼打下后,门楼一带宣告解放。福山境内东厅宅院西山据点、小迷鸡山、羊猴山的驻守伪军闻风而逃。

至此,当时福山县境内只有高疃的蛇山、古现的凤凰山、八角的八角村、八角口子和十里堡的东山上尚有日伪炮楼,而我方则增加了大片新区,狮子山、门楼、太平顶、宅院、疋山、古现、盐场等7个地区连在了一起。由此,在福山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面积首次超过了敌占区,占总面积的七成。

方言撷趣

## 咸·生·精

王东超

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说到黄县话比较独特的三个程度副词:大、乔、焦。其实这样的副词在黄县话里还有不少,今天再讲三个。

“咸”指的是像盐那样的味道,与“淡”相对。黄县话把“淡”称为“善”,比如:这菜有点善喽,得著点盐。大人逗弄小孩子:“老X家的鸭蛋,善是不善?”小孩答:“不善。”这和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”一样,属于双关语,“善”与“善良”的“善”音同,不善即非易与之辈。

“咸”义由实入虚作程度副词,有很、非常之义。“咸干”就是非常干,比如:今日日头好,衣裳晒嘞咸干。“咸青”就是很青,比如:她嘴唇冻嘞咸青;他脑袋上磕几个鼓儿,咸青。

“生”是个会意字,上面是初生的草木,下面是土壤。《说文》:“生,进也。象草木生出土上。”有了生机和活力才能生,这种内在的力量达到极致,才能生机勃勃,“生”也因此作副词,表示程度深,有很、十分的意思。唐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:“生憎帐额绣孤鸾,好取门帘帖双燕。”“生憎”即十分憎恨。“生恐”就是很怕、唯恐,比如:他生恐考不好,黑日临阵磨枪到半宿。“生怕”就是很怕,李清照《凤凰台上忆吹箫·香冷金猊》:“生怕闲愁暗恨,多少事、欲说还休。”

黄县话里这样的用法也很多,“生咸”就是很咸,比如:她腌嘞咸鱼生咸生咸。“生臭”就是很臭,比如:点嘎斯灯点嘞满屋生臭。“生疼”即很疼,比如:我嘞手让门挤喽,生疼生疼嘞。黄县人形容一个人日子过得“流泪”,会说他“穷嘞生疼”。

“精”指优质纯净的米。《说文·米部》:“精,择也。”段玉裁注作“择米也”。《论语·乡党》: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。”刘宝楠正义:“精者,善米也。”精粹之至,“精”亦有极致之意,用在形容词前作程度副词,表非常、十分之义。

在黄县话里,很咸可以说作“精咸”,比如:疙瘩刚从麸酱缸里捞出来,精咸。身体很瘦叫作“精瘦”,比如:他长嘞精瘦。买的肉瘦肉多也叫“精瘦”,比如:这块肉精瘦精瘦。很稀叫作“精稀”,比如:稀饭水放多喽,精稀。非常干燥,一点水分也没有叫作“精干”,比如:麦儿两个日头就能晒嘞精干。很湿叫作“精湿”,比如:衣裳叫雨淋嘞精湿;你身上精湿,好好擦儿擦。形容果实很生或食物没有煮够火候用“精生”,比如:这甜瓜精生,黄瓜味儿。很松叫“精松”,比如:你嘞鞋带系嘞精松。很饱叫作“精饱”,比如:眼馋肚儿饱就是吃嘞精饱精饱嘞,看儿想吃肚儿却装不下喽。很腥叫作“精腥”,比如:她才洗鱼嘞,两手精腥。很臭叫作“精臭”,比如:臭鱼烂虾,吃饭嘞冤家,闻儿精臭,吃儿喷香。形容作物等不成熟、不饱满用“精秕”,比如:今年不收麦儿(不是种麦儿嘞好年景),打出来嘞麦儿精秕。

讲述烟台故事,打捞民间记忆,“烟台街”版期待热爱本埠地方文化的人士惠赐佳作。投稿邮箱:ytwbtyj@126.com